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2.023

论新湘语和老湘语的特征

——基于若干项音韵词汇标准的讨论

李康澄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新湘语和老湘语是根据浊声母的有无对湘语进行的历史分类,是湘语的最早内部划分。新老湘语的历史分类与依据音韵特点的地理分布的湘语分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一种宏观的二分法,后者是一种微观的多分法,两种分类相得益彰。新湘语和老湘语之间的存古特点呈现出非平衡性,若干方言特点在二者之中犬牙交错。新湘语和老湘语的现状与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化都有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关键词:新湘语;老湘语;方言特征

中图分类号:H1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2-0156-08

一 湘语分类的三种视角

目前关于湘语内部划分有三种不同视角,这在各大汉语方言的内部划分中显得比较特别。第一种是根据早期的历史性音韵标准,将湘语分为老湘语和新湘语两大类。第二种是根据音韵特点的地域分布进行地理分类,分类的结果是方言片-方言小片。第三种是将历史层次分类和地域音韵特点结合进行分类。

新湘语和老湘语二分首先由袁家骅等提出来,其依据是古全浊声母在湘语中的变化比较复杂。“我们一向认为湘语同吴语有一个共同特征:一套完整的浊塞音、塞擦音和擦音。……可是湘语区内部就很不一致……倘以浊声母的有无为标准,可以把湘语分成新老两派或两层。”^①袁家骅等以浊声母的有无为唯一标准将湘方言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认为共同保留了浊声母的湖南方言属于老湘语范畴,而古全浊声母发生了清化的则属于新湘语范畴。

詹伯慧、李小凡与项梦冰坚持了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分类,并从地理角度把湘语分为南北两片,湘语北片称为新湘语,湘语南片称为老湘语。詹

伯慧指出:“北片湘语较多地反映湘语发展的趋势,一般又称为新湘语,南片湘语较多地保留了古老湘语的特色,一般又称为老湘语”,北片湘语“突出的特点便是古全浊声母的清化”,“南片湘语典型的语音特征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湘语北片:这一片湘语以长沙为中心,通行地域包括湘北、湘中一带少数较大的城镇,如长沙、株洲、益阳、湘潭等地,都是说的‘新湘语’。湘语北片可以说是官话方言和湘语南片(老湘语)之间的过渡方言……突出的特点便是古全浊声母的清化。”“湘语南片:这一片湘语广泛流行于湖南中部、沅水东南、湘水以西和资水流域中上游一带,是受到其他方言影响较少,保存典型湘语本色较多的湘方言,南片湘语的通行地域比北片湘语要大一些,从新化、双峰、湘乡、邵阳等地到湘西南的洞口、武冈、新宁、城步、东安、零陵、祁阳等地都是说的南片湘语。南片湘语典型的语音特征是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②

李小凡、项梦冰指出:“湘方言的主要特点是中古全浊声母日趋清化,但目前仍有不同程度的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YY010);本文获湖南省汉语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李康澄(1980—),男,湖南绥宁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

①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②詹伯慧等:《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9页。

保留,清化的古全浊声母逢塞音、塞擦音多不送气。‘程度不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地点清化程度不同,以长沙为代表的北片湘语古全浊声母基本上已全部清化,通常称为新湘语,较少清化的相应称为老湘语,不同地点的老湘语清化程度也不同。二是同一古全浊声母逢不同声调清化程度不同,平声保留浊声母较多,上声、去声相对较少,入声字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已全部清化。”^①

根据湘语音韵特点的地域分布进行方言划片肇始于《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湘语区分为三片:长益片、娄邵片和吉淑片。这种分片从方言的地域特征方面对湘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侯精一坚持了《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湘语区分为长益片、娄邵片和吉淑片地理分类法,但是对少数方言点的归属进行了调整,并将吉淑片改称辰淑片^②。鲍厚星、陈晖在三片的基础上将湘语划分为五片:长益片、娄邵片、辰淑片、衡州片、永全片。衡州片由原长益片分出的部分方言点组成,永全片则由一部分湘南土话和原娄邵片的个别方言点组成^③。

游汝杰将历史层次和地域音韵特点结合探讨湘语内部划分,他提出:“长益片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无论平仄一律读不送气清音……长益片分布于长沙、益阳一带。这一带方言也称为新湘语。”“娄邵片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读[b d g dz ɟ]一类浊音,各地浊音的浊度

不一。娄邵片分布于娄底、邵阳一带。广西的全州、资源、灌阳、兴安(东北部)也属此片。这一带方言也称作老湘语。”^④

袁家骅首次提出新湘语和老湘语的概念,詹伯慧、游汝杰、李小凡等都赞同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划分,并大致说明了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地域分布范围。他们对新湘语和老湘语分类的理念一脉相承,但是各家对新湘语和老湘语分布地域有不同的看法。詹伯慧认为新湘语分布范围大概是今天的湘语长益片的地域,老湘语大致相当于今湘语的娄邵片。游汝杰认为新湘语分布在长益片一带,老湘语分布于分布于娄邵片,还包括广西的全州、资源、灌阳、兴安(东北部)。詹伯慧、游汝杰都没有谈及辰淑片湘语的新老归属。李小凡、项梦冰认为长益片一带全浊声母基本清化,为新湘语,较少清化的为老湘语,老湘语没有指明具体的区域,但是根据他对老湘语特征的描述,应该是包括了娄邵片和辰淑片。

综合以上学者的意见,我们拟将长益片划分为新湘语,将娄邵片和辰淑片划为老湘语。新湘语和老湘语古全浊声母的读音见表 1(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长沙、益阳、衡山、娄底、涟源、新化、邵阳、淑浦的材料均来源于鲍厚星主编“湖南方言系列研究丛书”,城步材料来自鲍厚星^⑤,其它材料均为个人调查所得)。

表 1 湘语全浊声母今读

	婆 _平	床 _平	扶 _平	豆 _{定去}	字 _{从去}	树 _{禅去}	白 _非	罚 _奉
长沙	ɸpo	ɸtsan	ɸfu	təu ²	tsɿ ²	ɸy ²	pə ₃	fa ₃
湘潭	ɸpo	ɸtsan	ɸfu	təu ²	tsɿ ²	ɸy ²	pæ ₃	ɸp ²
益阳	ɸpo	ɸlo	ɸu	tau ²	zɿ ²	tɸy ²	po ₃	fa ₃
衡山	p ² u	ts ² oŋ	ɸfu	tie ²	tsɿ ²	ɸy ²	p ² ɑ	ɸa
邵阳	b ² o	ɸ ² uaŋ	ɸyu	d ² ou ²	zɿ ²	zy ²	b ² a ₃	va ₃
娄底	ɸbo	ɸ ² ɔŋ	ɸyu	di ² x ²	ɸɿ ²	zy ²	p ² ɔ ²	xua ²
涟源	ɸpu	ɸsoŋ	ɸxu	tiə ²	sɿ ²	ɸy ²	p ² ɔ ²	xuɑ ²
新化	b ² o	ɸ ² o	ɸyu	d ² iə ²	ɸɿ ²	zy ²	p ² a ²	fa ²
双峰	ɸbu	ɸ ² zaŋ	ɸyəu	de ²	ɸɿ ²	zy ²	p ² o ²	xua ²
邵阳	ɸbo	ɸ ² ua	ɸyu	dəu ²	ɸɿ ²	zy ²	bɸ ²	fa ₃
城步	ɸbo	ɸ ² zaŋ	ɸyu	dei ²	ɸɿ ²	zy ²	bɸ ²	fa ²
绥宁	ɸpo	ɸsoŋ	ɸfu	tiau ²	tsɿ ²	ɸy ²	p ² ie ²	fa ²
辰溪	ɸbo	ɸ ² zaŋ	ɸfu	tai ²	tsɿ ²	su ²	p ² e ²	ɸo ²
淑浦	ɸbu	ɸ ² ä	ɸfu	tɸ ²	tsɿ ²	ɸɿ ²	p ² ai ²	ɸo ²

①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2 页。

②侯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6-118 页。

③鲍厚星,陈晖:《湘语的分区(稿)》,《方言》2005 年第 3 期。

④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 页。

⑤鲍厚星:《湖南城步(儒林)方言音系》,《方言》1993 年第 1 期。

新湘语古全浊声母一律清化。一般来说,老湘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祁阳无论平仄都大致保留,娄底、新化、双峰、邵阳、城步除入声外,基本保留,辰溪、溆浦只在平声保留。此外,新湘语益阳话的全浊声母部分清化,部分弱化为边音[1],老湘语中也有不保留全浊音的方言,如涟源。

二 新老湘语音韵词汇特征比较

我们选取了若干条能够反映新湘语和老湘语区别的音韵和词汇条目进行逐一比较,并将比较结果依次列出。选择的各条音韵比较条目的历史纵深度有差异,但是都是中古或中古前条件,依据是否共同保留古音或古音类格局来判断历史层次;选取的词汇比较条目能够反映存古和语言接触现象。

(一)新老湘语声母的主要区别

(1)是否保留尖团

保留尖团区别的主要有长沙_{老派}、湘潭、益阳、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双峰、绥宁,其它地方尖团音的区别已经消失。益阳、双峰的尖团音的区别只保留在少部分字当中。

尖团音在今湘语中有较多的音值表现形式。区分尖团的湘语中,尖音的音值主要是 ts,保留浊音的方言还有 dz,益阳古从邪母尖音读为 l,是因为益阳话的全浊音弱化所产生,即 dz→l。团音的表现形式比较多,长沙、湘潭、益阳、tc 组,娄底为 tc, t 组,衡山为 t 组,涟源为 t, k 组,双峰为 k, t 组,绥宁为 t, k。t, t, t, k 都是见组细音在特殊语音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音变现象。在老湘语中,团音发生了特殊的音变,语音音值类型比较多。

(2)知三章是否读塞音

湘语知、庄、章组声母的分混情况大致是:知二与庄组相混,知三与章组合流。知二、庄组读音一般读同精组,知三章一般读 tc/ʃ/ts。老湘语娄底、涟源、双峰、城步和新湘语绥宁、衡山_{前山}知三章有读塞音的条件音变现象,一部分读塞音,一部分逢洪音读 ts/dz 组声母,逢细音读 tc/ʃ 组声母。衡山的塞音为 t 组,娄底的塞音为 t/d 组,涟源的塞音为 t/k 组声母,双峰的塞音为 t 组声母,城步的塞音为 k/g 组声母,绥宁的塞音为 k 组声母。

(3)微母和日母是否读鼻音

今湘语大多数地方古微母字的白读还有读 m 的残迹,主要是“蚊_子”。此外老湘语的娄底、涟源、新化、双峰和新湘语衡山“网”“望”的白读声母 m。另外,老湘语新化、祁阳和新湘语衡山的“尾”的白读声母也读为声化韵或鼻音 m,溆浦

“万”做地名语素读声母 m。总之,老湘语古微母今白读带保留古音的字数比新湘语多,主要集中在湘中娄底地区一带,而与西南官话接近的邵阳地区一带的老湘语保留的也非常少。

今湘语中大多数地方的古日母还保留有鼻音的读法,但是各地覆盖的字数有不同,有的地方相对较多,如:益阳、衡山、娄底、涟源、双峰,有的地方相对较少,如:长沙、新化、绥宁、城步,有的地方很少见,如:辰溪、溆浦。辰溪、溆浦是与西南官话接触的前沿地带,可能受西南官话影响。另外,古日母字在今湘语中有文白异读,白读通常情况下读鼻音声母,文读读非鼻音声母,长沙:日 ni_白/zi_文、娄底:日 ni_白/i_文。新化入声韵字“热”、“肉”韵母增生鼻音是因为韵母受到鼻音声母的影响所致,鼻音声母影响韵母产生鼻音后然后脱落消失。

(二)新老湘语韵母的主要区别

(1)歌戈分韵的残留

歌戈分韵指果摄开口一等歌韵字与果摄合口一等戈韵字今读的主要元音不同,表现在今湘语中主要是戈韵一等有极少数字的今音与歌韵一等不同。湘潭、益阳、衡山、双峰、娄底、新化戈韵一等字有文白异读现象,文读为[o]/[ɔ],白读为[u]/[əu],虽然涟源戈韵一等没有文白异读现象,但是也保留歌韵一等和戈韵一等相区别的音值。残存歌戈分韵语音现象的地方主要在湘潭、益阳、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双峰,湘潭和益阳只有“过”字保留了歌戈分韵的区别,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和双峰保留歌戈分韵的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多,如“过、婆、窠、禾”等。歌戈分韵现象主要出现在见组声母中,帮组声母中也有零星现象。

双峰合口一等戈韵字有读[u]/[əu]现象,与遇摄合口一等韵读音合流。双峰遇摄合口一等模韵今读音[u]、[əu]呈互补分布,[u]出现在帮组声母之后,[əu]出现在其他声母之后,产生[u]>[əu]内部音变。同理,戈韵也发生了和模韵一样的平行音变。

辰溪歌戈韵相混,读为[o]/[ɔ],读音[ɔ]与假摄开口二等麻韵一致,如:爬[_c bɔ]、茶[_c dzɔ]、家[_c kɔ]、虾[_c xɔ]。

(2)蟹摄一等哈泰和一二等分韵的残留

娄底、双峰、城步、绥宁、溆浦有极少数蟹摄开口一等哈韵和泰韵字保存了区别。娄底开口一等哈韵“抬、在”等字为[e],保留了一等哈泰的区别。双峰蟹摄一等哈韵“来、才、财、裁、菜、

蔡、呆、哀”字的韵母为[e],与蟹摄开口一等泰韵有别。绥宁开口一等哈韵“开、盖”字为[ei],与一等泰韵和二等韵有区别。溆浦蟹摄开口一等哈韵“开”字的韵母为[ei],泰韵“盖、害”字韵母为[ɛ],既保留了一等哈泰的区别,反映了蟹摄开口一二等的区别。

娄底蟹摄开口一等“开、盖、害”等字为[ue],与二等有别。辰溪部分蟹摄开口一等韵的极个别字存在文白异读,白读[a],文读[ai],白读音反映了一二等的区别。溆浦一二等也保留了区别。娄底蟹开二皆韵字“斋”今读[_ctsua],蟹开二佳韵“债”今读[tsua²],蟹开二夬韵有区别。

娄底、双峰、城步、绥宁、溆浦极少量字保留了蟹摄开口一等哈韵和蟹摄开口一等泰韵的区别。新湘语则没有见到区分蟹摄一等的语音痕迹。

(3) 蟹摄开口复韵母单化引起的连锁变化

蟹摄开口一二等复韵母单化引起连锁音变的现象主要出现在老湘语的娄底、涟源、新化、双峰、溆浦、辰溪。假摄麻韵的主元音一般拟为*a,娄底、涟源、双峰、溆浦、辰溪复元音韵母单化之后引起语音的连锁变化。娄底:a(蟹)→ɔ(假)→o(果),涟源:a(蟹)→ɔ(假)→o(果),双峰:a(蟹)→o(假)→ɔ(果),溆浦:a(蟹)→ɒ(假)→ɔ(果),辰溪:a(蟹)→ɔ(假)→ɔ(果)。双峰、溆浦、辰溪,蟹摄的单元音化引起了假摄、果摄的语音高化,娄底、涟源蟹摄的单元音化只引起假摄语音的高化,并没有影响果摄语音的变化,所以,这两种语音连锁变化的性质不同。

(4) “支微入鱼”音变现象

“支微入鱼”音变现象在湘语中仅发生了“支韵和脂韵”读音混入遇摄鱼虞,更准确的表述应是“支脂入遇”。这一音变现象主要分布在老湘语地区,如娄底、涟源、新化、双峰、城步、绥宁、溆浦、辰溪、祁阳,新湘语衡山、益阳、衡山也有零星现象,长沙和邵阳没有此类语音演变现象。“支脂入遇”的出现受到声韵条件的制约,只出现于支脂韵的来母、精组、知组、章组。辰溪的之脂韵不仅与遇摄鱼虞韵合流,而且还有与遇摄模韵合流的现象。

在湘方言中,止摄合口三等与蟹摄合口一三等合流入遇摄。从音类分合关系看,娄底、涟源、双峰、溆浦、辰溪存在个别蟹摄合口三等字读入遇摄鱼虞韵的现象,娄底辖字有“脆、岁、税”,涟源辖字有“岁”,双峰辖字有“脆”,辰溪和溆浦辖字“岁”。这种音变发生在止摄合口三等和蟹摄合

口三等合流之后。新化、城步、绥宁、祁阳、益阳、衡山则没有蟹摄合口三等读遇的现象。

(5) 流摄开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等韵主要元音不同

新湘语长沙、湘潭、益阳和老湘语邵阳流摄开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等主要元音和韵尾完全相同,区别在于流摄开口一等无i介音。除流摄开口三等尤韵庄组字外,其它老湘语(除邵阳话之外)流摄开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等主要元音不同。新湘语衡山话流摄开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等主要元音也不同。

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和绥宁流摄开口一等侯韵增生i介音,与效摄开口三四等韵合流。新化和城步“牛”的韵母为鼻韵母。“牛”在中国农耕社会,特别是中国南方地区,是最重要家养畜类动物,是深受广大农民喜爱的动物,因此,人们可能会在“牛”后加上一个表喜爱的词缀,这个词缀可能是“儿”,这个词缀作为一种残迹留在了“牛”字的韵母里,这种现象可能是一种小称变韵,也可能是受鼻声母的影响。

(6) 覃谈分韵残留

湘语咸摄舒声一二等韵的区别只保留在见系声母中。湘方言区普遍存在咸摄舒声开口一等和二等相区别的特字“勘”,《集韵·勘韵》:“勘,险岸或从勘,苦紺切。”同时,长沙、湘潭、益阳、祁阳、涟源、邵阳、绥宁、城步的“勘”也反映了覃韵和谈韵区别。除“勘”外,老湘语的娄底、涟源、新化、辰溪还有极少数字残存咸摄舒声韵开口一等覃韵和谈韵的区别的遗迹。

(7) 山摄舒声一二等分韵残留

衡山、娄底、涟源、双峰、绥宁、辰溪、溆浦有极少数山摄开口见系一等字读合口韵,与山摄开口二等字韵母有区别,不仅有开合口的区别,有的方言还存在主元音的区别。山摄开口一等与山摄开口二等的区别仅遗存在见系字中,主要分布在老湘语区,新湘语区很少见。

长沙、湘潭、益阳、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山摄合口一等和山摄合口二等舒声韵存在韵类区别,祁阳、双峰、邵阳、城步、绥宁、溆浦、辰溪山摄合口一等和山摄合口二等舒声韵相混。新湘语山摄合口一等和合口二等依然残留韵类的区别。大部分老湘语不区分山摄合口一等和二等,主要分布在邵阳地区和湘语辰溆片;小部分地方区分山摄合口一等和二等,主要分布在娄底地区,但只是一种残留现象。

(8)通摄舒声韵与曾、梗、臻、深摄舒声合流

新湘语普遍存在通摄舒声韵与曾、梗、臻、深摄舒声合流的现象。长沙方言通摄舒声今读,老派读为[on]/[ion],新派通摄读为[ən]/[in]。长沙方言新派、湘潭、益阳通摄舒声今读与曾、梗、臻、深摄合流读[ən]/[in],老湘语仅新化、双峰少数通摄舒声字与曾、梗、臻、深摄合流,其它地方,通摄与曾、梗、臻、深摄不合流。

(9)声化韵现象

湘语中不少的方言都有声化韵“m”,一般都是亲昵地称呼“妈妈”为“□m妈”,还有表示应答的词也用声化韵,除此之外,其它字读“n”“n̄”“ŋ”声化韵的比较少见。下面我们例举湘语各地除“m”和表应答词声化韵以外的声化韵。

- 衡山:n̄——汪塞用泥土盖上王亡忘鱼
- 邵阳:ŋ——塞遮盖我口语五口语□表否定,相当于“不”
- 娄底:n̄——你那□表惊讶或否定
- ŋ——翁王忘黄我往雍
- 涟源:n̄——你那| ŋ——印我
- 新化:n̄——翁日你人尾唔不蚊玉
- 双峰:n̄——尔你
- 邵阳:n̄——你| ŋ——□不

湘语声化韵集中出现在老湘语的娄邵片,特别是娄底地区。衡山属于新湘语长益片,衡山出

现声化韵,可能是因为与双峰及娄底的老湘语地理上连成一片的缘故。

(10)入声调的变化与调值

入声调集中分布在新湘语长益片,如长沙、湘潭、益阳、衡山和娄邵片邵阳、祁阳、涟源、新化。长益片入声调值为一般是24,衡山35,娄邵片入声调值为一般是33,新化24。娄邵片只有部分方言有入声调,辰溆片则没有发现入声调。

(三)新老湘语七个常用词的区别

无论是湘语的历史分类,还是湘语的地理划片都没有考虑词汇的因素。罗杰瑞提出了一套既照顾到历史深度,也反映现在方言之间关系的方言划分新标准^①,这套标准的词汇参数有:(1)第三人称是“他”或“他”的同源词,(2)领属助词是“的”或“的”的同源词,(3)常用否定词是“不”或“不”的同源词,(7)用“站”或“站”的同源词,(8)用“走”或“走”的同源词,(9)用“儿子”或“儿子”同源词,(10)用“房子”或“房子”同源词。(1)(2)(3)条是语法标准,我们认为也是词汇标准。另外,罗杰瑞认为“跑”也是一个方言特殊用词。“房子”在湘语区中都一致称为“屋/屋子”,我们认为这个词不能区分新老湘语。参考罗杰瑞的标准,我们选用七个方言常用词来展示新老湘语的区别,见表2。

表2 新湘语和老湘语七个常用词

	他	行走	跑	站	的 <small>结构助词</small>	不 <small>明天-去</small>	儿子
长沙	他	走	跑	倚/站	的	不	崽/崽伢子
湘潭	他	走	跑	站	的	不	崽/崽伢子
益阳	他	走	跑	倚	的	不	崽
衡山	他	走	跑/打飞脚	站	个	不	崽
邵阳	渠	走	跑	倚	个	不	崽
娄底	他	行	跑	倚	个	不	崽
涟源	他/渠	行	走	倚	个	不	崽
新化	渠	行	走	倚	个	□ŋ ²	崽
双峰	他	行	跑/打飞脚	倚	个	不	崽/伢基
邵阳	他	行	走	站	的	□n̄ ²	崽
城步	渠	行	走	倚	个	冇	崽
绥宁	渠	行	走	倚	的	冇	崽
溆浦	他	行	走	立	个	□ma ²	儿
辰溪	他	行	走	倚	的	□ma ²	儿

新湘语“行走”“跑”与北方方言一致,老湘语则基本上保留了上古汉语说法。新湘语第三人称代词都说“他”,老湘语除城步、绥宁外,也说

“他”。罗杰瑞认为南方方言用舌根声母(或零声母)字作领属助词,新湘语除衡山外,领属助词都是“的”,老湘语除邵阳、绥宁、辰溪外,领属助词

①罗杰瑞著:《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都是舌根声母字“个”。否定词“不”新湘语一般都是来自北方话的 p 声母字“不”,而老湘语则是鼻音声母字或声化韵字。除辰溪、溆浦称“儿子”为“儿外”,辰溪、溆浦的说法应是北方方言影响所致;湘语其他地方都说“崽”,李康澄认为“崽”“子”同源,“崽”反映的是上古音特征^①。

在通语和北方方言的强势冲击下,新老湘语都受了不同程度影响,新湘语则受影响更大。

从常用词比较而言,老湘语保留了更多的古汉语和南方方言的特征。在老湘语中,只有城步话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和南方方言的特征,其它方言则或多或少地受了通语或北方方言冲击。梅祖麟认为“第三人称用‘他’”是现代官话方言两个充分而必要的条件之一^②。罗杰瑞也指出“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典型的北方方言,如果中部方言也用他时,一定是受北方方言的影响^③。部分老湘语第三人称单数说“他”,部分说“渠”,涟源则“他”“渠”并存,这种分布方式正体

现了北方方言对湘语的逐步渗透过程。

三 新老湘语二分的初步思考

(一)新老湘语特点的参差性

“共同保留”和“共同创新”是探讨语言或方言关系的两个重要参数。以“共同保留”浊声母为标准将湘语分为新老两派或两层,是一种历史层次的分类。老湘语保留全浊声母,是早期的历史层次,新湘语浊声母清化,是晚期的共同创新。新老湘语的二分法揭示了湘语的鲜明特点,推动了湘语的深入研究。从新老湘语划分的理念看,保留有存古特征的则为老湘语,但是我们认为发生了共同创新的方言如果还保持古音类格局的区别也算是保留了存古特征。我们选取的若干音韵和词汇标准既能反映湘语的“共同保留”,也能反映湘语的“共同创新”,依据选取的标准我们对新湘语和老湘语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综合如表 3。

表 3 新湘语和老湘语区别特点

	新湘语	老湘语
古全浊声母是否保存浊音	无浊音	多数方言保存浊音,少数清化
区分尖团	基本分尖团	部分分尖团
知三章组声母读塞音	极少数读塞音,如衡山	部分方言读塞音
“网/望/尾”等字白读 m	极少数,如衡山	部分方言读 m
日母读鼻音	有	有
古匣母逢合口读非齿音	有的读齿音,有的独非齿音	绝大多数方言读非齿音
“婆、窠、禾”歌戈分韵	仅衡山	部分方言区分
蟹摄一等哈泰和一二等分韵残留	无	部分方言极少数字保存
“支微入鱼”现象	部分方言有,管辖字极少	多数方言有,管辖字数不多
流摄开一与流摄开三主要元音不同	个别方言不同,如衡山	大多数方言不同
山摄舒声开口一二等分韵残留	个别方言保存,如衡山	大部分方言保存
山摄舒声合口一二等韵残留	保存	少数方言保存
覃谈分韵韵残留	无	少数方言保存
通摄舒声韵与曾、梗、臻、摄摄舒声合流	普遍合流	绝大多数方言不合流
声化韵现象	个别方言有,如衡山	部分方言有
蟹摄开口复韵母单化引起连锁变化	个别方言有,如衡山	部分方言有
有人声调	普遍有人声调,入声调为升调 24 或 13	极少数方言有人声调,入声调为平调 33
第三人称代词单数	他	大多数方言说“渠”
行走	走	多数方言说“行”
跑	跑	多数方言说“走”
站	普遍说“倚”	倚/站
结构助词“的”	普遍说“的”	大多数方言说“个”
不 _{明天-去}	不	部分说“不”,大多数声母是鼻音或鼻化韵。
儿子	崽、崽伢子	绝大部分称“崽”

①李康澄:《“崽”“子”同源论》,《语文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②梅祖麟:《近代汉语和晚唐五代官话》,《汉藏语比较暨历史方言论集》,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92 页。

③罗杰瑞著:《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 页。

从以上新老湘语的特点看,新老湘语之间很难划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不少音韵词汇特点同时并存于新老湘语之中,犬牙交错,区别只在覆盖面的大小、管辖字的多寡。从保留中古语音的历史层次看,不仅老湘语残留了部分中古音韵特征,新湘语也残留了部分中古音韵特征,只是残留的量有区别。新老湘语的演变速度是不一样的,新湘语受官话的冲击比较大,变化速度快;老湘语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受官话冲击小,变化速度相对较慢,但是老湘语内部语言状况的一致性也比较差,从最新的实验语音研究成果看,以前认为保留全浊声母的若干老湘语也发生了全浊声母清化(见彭建国^①、贝先明^②)。总体而言,湘语在通语或北方话的强势影响冲击下,湘语特色逐渐消变,有学者将湘语归为非官话方言的北方型^③。

新湘语和老湘语是一种历史层次的分类,这种历史层次的分类与后来各家按地域划分的方言片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二)新老湘语与湘语各方言片的关系

侯精一将湖南境内湘语分为长益、娄邵和辰溆三片,新湘语与浊音消失的长益片基本重合,老湘语和保留浊音的娄邵片和辰溆片基本重合。但是娄邵片和辰溆片浊音的保留程度不一样,娄邵片除入声外,基本保持浊声母,而辰溆片的浊声母只保留在古浊平字中,浊仄字已经清化。

鲍厚星、陈晖对湘语重新分区,较好地展示湘语内部的不同区域的特点。他们把湖南境内的湘语分为五片: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辰溆片、永州片。其中衡州片由原长益片中的一部分构成,永州片由湘南一部分土话和原娄邵片中个别地区的方言构成^④。新湘语与长益片和衡州片基本重合,老湘语和娄邵片、辰溆片、永州片基本重合。

长益片岳阳小片古全浊入声字大多读送气浊音,娄邵片涟源、绥宁古全浊音都已清化,永州片道江小片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都念送气清音。那么岳阳小片是不是要归入老湘语?娄邵片的涟源、绥宁,永州片道江小片是不是要归入新湘语?从地理位置经济社会交往等来

看,岳阳小片与长益片联系更紧密,涟源和绥宁与娄邵片的其他方言联系更紧密。另外,从新老湘语的特征比较来看,涟源、绥宁具有更多的老湘语特征。

从湘语其他特征看,衡山虽然无浊音,但是在新湘语中显得比较另类,它与老湘语具有比较多的共同特征,与老湘语共有的这些特征反映的是发展速度慢,还是与老湘语毗连地域的接触,我们还需要认真思考。衡山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上去不送气,演变类型与通语比较相似,但是通语全浊入声字清化不送气,而衡山话送气衡山话兼有新湘语、老湘语和通语的特点。

(三)湘语浊音的消失

根据最新实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老湘语若干方言的全浊声母已经清化。清化的原因是什么?受通语或北方方言影响,还是自然演化?按照新老湘语的划分标准,浊音消失之后,其方言范畴是否应该转入新湘语?新湘语地区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发达,受官话影响大,因此全浊音消失更快。老湘语区域的绥宁、溆浦、辰溪与西南官话接壤,受到官话冲击是必然的,因此浊音消失也应该是比较快的。根据本人对城步儒林22岁男青年的调查,全浊音在城步话中已基本经消失,只是在词汇中偶现。老湘语的城步、绥宁、辰溪、溆浦的民族状况比较复杂,与民族语言之间也有接触。老湘语新化受赣语影响比较大。老湘语浊音的消失应该既有语言接触的原因,也有语言自然演化的原因。如果老湘语浊音全部消失是不是就意味着老湘语都变成了新湘语,从此再无新老湘语区别?显然,纯粹以全浊音来划分新老湘语,我们会面临一些困惑:如果将一些地域上连成一片而具有更多共同特征的方言划出去,这与当地人的语感、情感及方言特征都不符合;如果某些老湘语的全浊音消失,那么就意味着转化为了新湘语,这与新老湘语的其他诸多区别特征不符。麦耘提出,任何一个或一组统一的标准都不足以在一个层级上划分所有汉语方言^⑤。

①彭建国:《湘语爆发音的类型》,《语言科学》,2010年第5期。

②贝先明:《湘语浊塞音的声学特征》,《语言研究》2017年第3期。

③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④鲍厚星、陈晖:《湘语的分区(稿)》,《方言》,2005年第3期。

⑤麦耘:《对用统一标准划分方言的反思——以“浊音标准”为切入点》,《中国语文》,2017年第3期。

四 结语

基于我们所考察的若干项音韵和词汇标准而言,新湘语和老湘语的方言特点错综交织,二者内部很难找到一条覆盖面广的“对外排他”区别特征。就保留中古音韵特征而言,新湘语和老湘语也是“各有所长”;就词汇而言,老湘语保留了更多的古汉语和南方方言的特征。若干方言特点在二者之中犬牙交错。湘语的特征分布呈现出地理上的渐变性,通常表现的是地域相邻的方言具有更多的共同特征。

新老湘语是从历史范畴分出的类,新老湘语之间是层次关系还是演变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新老湘语的划分与湘语按地域分片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还需要探讨。从湘语接触史看,湘语中纠缠着赣语和西南官话的特点,如果从历史层次角度划分湘语,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方言特征在地理上呈现出渐变性,方言内部的划分应以语言条件为基础,以地理分布为第一要义进行探讨。

On the Features of New and Old Xiang Dialects: Discussions Based on Several Phonological and Vocabulary Standards

LI Kang-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new and old Xiang dialects are the earliest internal division of Xiang dialect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of Xiang dialects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all voiced initials. The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new and old Xiang dialects is related to and different from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Xiang dialec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onology. The former is a macro-dichotomy, while the latter is a micro and multi-division, and the two classifications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features of the new and old Xiang dialects are unbalanced, and some dialects are interla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ew and old Xiang dialects is related to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evolution,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the new Xiang dialects; the old Xiang dialects; dialect features

(责任校对 游星雅)